



“你怎么了？”舒袖从梦幻般的表情里挣扎出来，“是不是因为我，我是中年妇女？”

初平阳从她的身体里彻底脱落出来，他觉得两腿之间空空荡荡。在他不知道如何作答的时候，周平原代他回答了。一岁的周平原说：

“爸爸。爸爸。”

舒袖推开初平阳，一下子坐起来。“平原，你醒了？你说什么？”她问儿子。

“爸爸。”

“再说一遍，儿子！”

“爸爸。”

舒袖掀开被子，下床的时候顺手拨了初平阳的衬衫，光着下身、赤着脚走到沙发前。“儿子，”舒袖说，“你会叫爸爸了！你终于会叫爸爸了！你爸听了会高兴死的！”她背对着初平阳，把儿子抱在赤裸的怀里。他终于会叫爸爸了。八个月时就会叫妈妈，会叫爷

爷奶奶，甚至外公外婆，但一直不会叫爸爸，现在，他终于会叫爸爸了。初平阳用被子围着下身，看着这一对母子。衬衫遮住了舒袖的屁股，他看见她的大腿、小腿和光着的脚。她的腿粗了一些，脚在胖，能看见大腿上出现的细微的橘皮现象。中年妇女，初平阳再次想到这个词，无端地觉得悲从中来。穿衣服的时候，母亲在楼下打来电话，让他们去喝茶。

“你妈在赶我走，”舒袖说，“我是个有夫之妇。平阳，你看我头发乱吗？”

初平阳端着她的脸，他的房间没有梳子，他用手指把凌乱的头发理顺。梳完了，他把嘴唇放在她额头的头发上。如果这场景拍下来，逆时针转动九十度，你会觉得像在和遗体告别；千万别误会，不是向舒袖告别，而是向初平阳自己告别，向初平阳自己，以及那段遥远的时光告别。时光本是无情物，初平阳悲伤得揪心，差点儿哭出声来。

舒袖没喝茶，其实也无茶可喝，她抱着平原跟在初平阳身后下楼。她和叔叔阿姨再见，让小平原和爷爷奶奶再见。她上了车，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和自制的另外两条保险带，以确保一岁的孩子在副驾驶座上绝对安全。开车前，她把窗玻璃拉下，对初平阳笑笑，在她眼泪掉下来之前，初平阳转过身，在石码头的台阶上坐下来。运河里有几条小船在走。

等他进门，母亲让他坐到她旁边。舒袖的头发和潮红未尽的脸，她看得一清二楚。

母亲说：“别跟我说爱不爱的。”

初平阳说：“妈，你不明白。”

“你们的事我的确不是全明

白，”母亲说，“不过就我明白的，已经足够。我只告诉你，我希望我儿子干干净净。要么有，要么没有。你要是还喜欢她，她也还喜欢你，她离婚你们结婚，你娶个离婚的女人我都不反对。要不然，所有人都会很不舒服。”

“我的事自己会处理。”

“知道跟你说也没用。”母亲转向初医生，“他们这代人就是太放纵自己。”

初医生摊摊手，说：“让你别瞎操心，不听，我看你安安心心给阿尔巴尼亚织毛衣才是正事。儿子，我们上楼说两句。”

翠宝宝纪念馆热火朝天的建设之声重新涌进初平阳的房间。荷尔蒙的气息已经被风吹散。“平阳，你大了，私生活我不想管，也管不了，”父亲坐在刚才平原睡觉的地方，手指下意识地拍着沙发扶手，“男人只有到了这个年龄，才能找到处理这个年龄事情的能力与方法。爸爸当年和你一样。所以，我不是要劝你，而是告诉你，生活是自己的，凡事有主张不后悔即可。我和你妈帮不了你，能做的就是在这里安个家，以后在你姐姐那里安个家，让你想回来的时候能放心回来，房间的摆设都不给你变。人活一生，很多事情无所谓对错，你想清楚了就行。”

初医生当年也有过桃花事。那时候初平阳刚念初中，经常在母亲上班的时候来一个漂亮的女病人。那女人第一次来，母亲就说，她面带桃花。初平阳不明白什么叫面带桃花，也没关心过。后来，那女病人不来了，父亲开始出诊。经常有人告诉初平阳的母亲，你们家初医生又去哪里哪里出诊了，在运河上看见了她的船。然后父母开始吵架，初平阳和姐姐知道出事了。好在就

折腾一年半，生活又回到了正轨。那时候，初平阳恨死了那个面带桃花的女人，也瞧不上父亲；现在，他多少理解了父亲。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理解。

“我妈还记着三年前的事。”

“想记就让她记着吧，谁让她是她儿子呢。”初医生说，“当初是袖袖离开你的，你妈现在想起来还睡不着觉。其实啊，她比你还想把袖袖娶进门，刚刚还嘀咕，要是三年前袖袖就嫁到咱们家，大和堂该多热闹。”

“爸，你跟妈说，都过去了。”

初平阳递给父亲一根烟，早就戒烟的初医生接过来，让儿子给点上。多年以后，爷儿俩又一次面对面抽起烟来。初平阳说：“在北京的时候，袖袖真的不容易。别怨她。”

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

编辑大人一周里转来十二封信，十一位读者希望能在这次专栏里谈谈这一代人的爱情问题。其中一读者来两封信，第一封只是提出要求，接着又来一封，把自己失败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和盘托出，希望我能对症下药。可我对此毫不在行，在专栏里也尽量避免这话题。编辑大人提醒，几周前的某专栏中我说过这么一句话：爱情这事，说来话长。搞得他们就以为我很懂。真是抬举了我。我那“说来话长”纯属自我安慰，想绕过去又不甘心，留下的只是个无奈的叹息。我一点都没打算谦虚；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年逾而立，依然孤家寡人，在爱情上我有的都是失败的心得，如何把女朋友谈跑了，我略知一二。想必大家也不喜欢我拿这些凉飕飕的经验给你们解暑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76）

武之所。这里与大城池的建筑风格相似，房屋之间由长廊连接。院内卫士面色黑红，头包沙色布巾，手扶腰刀，配有短铳。营管领人进入长廊，来到一个开敞的厅堂。脚下的石头地面铺设几条蒲垫，一直延向不同的廊道。就像南岸那些连幢大屋一样，初入者一定会迷路的。

舒莞屏被安置在一座大屋中，其他随员住在近处。他进入屋内吃了一惊：除了一般居所陈设之外，最大的不同是起居室相连一个开敞的平台，台下是一个很大的水池。池水碧绿，泛着微波，水流从外面涌来，又从另一端流出。这是一处活水。平台茶几上摆放饮品之类，旁边有软榻和高背椅。

营管说：“大人，您随时可到池中游耍，累了躺卧；若要出去闲溜，出了边门就是那片岩石了。想唤卫士，这边。”说着将墙上垂下的一根拉绳拽了一下。不远处响起一串隐隐的铃声。憨儿很快跑来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？”“哦，没有，退下吧。”营管说。屋内有一张圆桌，上面也摆了一些零食，还有一只南瓜状的扣碗，里面是汤羹。“大人饭前喝下吧，每日都要配送的。”舒莞屏嗅了嗅，说：“日后免了吧，我不喜此羹。”营管板起脸：“住在研训营的大人，都要按时服用汤羹的。”

舒莞屏在他离开后试饮几匙。腥气浓重，入口还算鲜美：黏黏的汤汁里有黄褐色颗粒，有细如毛发的丝状物。环顾室内，榻上有丝质薄被，枕上有野麦草凉披，地上是蒲垫和马兰草拖鞋。藤椅上搭了一个防虫的薄荷囊包，还有熏香。一些把玩的小摆设，一个果碟，里面是一种早熟的红果。“多么舒适周备的营地！”他发出感叹，同时觉得一股灼热循小腹向上蔓延，在胸部稍稍滞留，然后继续爬升。身上有些发胀。他想忽略这种不适，但发现总也不能。

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。他扯了一面墙上的垂绳，憨儿过来了。“我们去东边走走吧，别闷在屋里。”四个人一起走向鸥鸟喧腾的岩石，看到高耸的灯塔，心情立刻好起来。灯塔建在一块巨石上，整个建筑远看像一根方形烟囱，走近了才知道它足够敦实和粗大，大若经历了久远的年代，看上去斑驳古旧，非常结实。它的基座很大，往上渐渐变得窄细，顶部有石头伞盖，像一座亭子。

去灯塔还要攀一段岩路。他们站在岩下看了一会儿，决定找时间再进里面。落日前的海面好极了，有的地方闪着橘黄，有的比平时更为幽蓝。半浸水中的岩石间爬着黄花小蟹，它们无惧地攀上来，向人举起金色小螯，伸长的双眼扭动不息。稍远处的水面有大

鱼跃起，划一道弧线落下，溅起不小的水花。“怪不得大人都来这里，真是没得说呀！”一个卫士喊。“看，看脚下！”憨儿指着一个地方。大家都看到了：一条尺余长的黑斑鱼游来，大摇大摆，毫不怕人。

二

烛光燃起，室内明亮。这种蜡烛以前没有见过：比手臂还粗，火苗炽白且无黑烟，有一股麝香味儿。因为有药囊和熏香，室内绝少飞虫。尽管如此，床上还是垂挂纱帐。那个平台上的大水池比白天多了一些响声，闸口涌入的水流好像正在加大。荡起的水波和烛光映出的水下花石发出强烈的诱惑。舒莞屏觉得身上燥热，就钻入水中。

池水漫过腰部，正可畅泳。他泳技一般，只喜欢浸泡，感受水的丝滑和抚弄。闭上眼睛，让微小的水溅沾上双颊。吴院公曾和他去汤池洗浴，那儿后来被舒员外改成六角宫，从此即与他人无缘了。池水微凉，原来是从室外直接引入的海水。夜晚的大海把点点星光一起送来：他看到池中真的倒映了夜空。当然这是幻觉。可是海的潮汐与池水的确是相连的，正随大海涨落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星空与半裸树

（连载 30）

○陈彦

在省委南面背巷子里，他终于找到了一家私人旅馆，房里两张床，竟然还住着一个上访户。简直是瞌睡遇见了枕头。两人就披着被子，抽着劣质烟草，叨咕了半晚上。那人先是一脸瞧不起他的神情，后来谝着谝着，也是他拿出了花如屏格的油酥饼，还有甘蔗酒，吃着喝着，才给他过起了招。

那人叫欧宝财，陕北人。他的案情简单地讲，就是走了狗屎运，在别人都瞧不上的承包地里，一锄头挖出了露天煤炭。然后这承包地就被一级级收回，说是归国有开采，谁知又承包给了私人老板，眼见人家发得扑哧扑哧的，竟然还合理合法了，他不服，就一步步走上了职业告状的路。当听了他的冤情后，欧宝财喊的一声说：“照说你这就不是个事，半棵树、牙花子、打了蛋、人家请客你生气，都什么事？我那是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个亿的事呀！可既然有人下黑手打了你，干部还狼狈为奸，这就有说头了。”欧宝财深深抿了一口酒，咂摸着嘴说：“这甘蔗酒还行，能喝。你看过张艺谋的电影没有？”他摇摇头说，一天忙得鬼吹火一样，哪有闲工夫看电影。欧宝财说：“《秋菊打官司》，跟你这有些像，也是让人把蛋踢了，到处讨说法。巩俐演的他老婆，有些说不出口，但还是逢人就说。电影的看头就在这儿了。看你把重点放在哪儿，是半棵树、牙花子，还是蛋的事？还是干部作风问题？得有个重点，懂不懂？现在告状人多，明早你到大门口一看就知道了。像你这点碎事，基本就是淡闲事。勉强挤到前边，人家信访局登记情况，几句话就把你问得连自己都觉得不够跑路费。一脚就踢回镇上处理去了，连县上都不够秤。你想想，半棵树，值几个钱？蛋打了，那就是个笑话。你咋说？何况蛋现在又好了，啥都不影响。蛋的照片我也看了，没照好，像机关食堂里摆的一堆紫薯，那能说明什么情况？至于干部作风，就更是个空洞概念，作风作风，乱搞男女关系，让人现场逮住才是作风问题。像你刚才说的，镇上前任书记跟妇联主任活活被人摁在石床上，那才是扛硬的作风败坏，除此以外，都是扯淡。大年初七，人家干部凑到一起吃顿饭，又没吃你的，把你气成那样，够不够半句话？”

“问题是我那半棵树，让村干部偷了；人又被他们打了；派出所、镇政府上上下下不仅不查，还到他家吃吃喝喝，把他娘的三眼枪、雷子炮放得跟天戳漏了一样；下边狗腿子还打我娃的手。狗日都是故意的，气得我肝疼啊，你知道不？这冤情还有人管吗？咱还有活路吗？”

“你说的都对着哩，可说来说去就那点碎事。偷树的证据、打人的证明一概没有。人家干部过年凑到一起日饷一顿饭，那叫个什么事？你告谁去？”

“我告他何首魁，还有南归雁。”

“何首魁、南归雁何许人也？”

“一个是派出所所长，一个是镇上书记。”

欧宝财扑哧笑了，又吱吱地抿一口酒问他：“多大的官？”

“一个北斗镇就好几万人哩。何首魁的所长还管着另一个乡，加起来也快七八万人口了。”

“生八路，看来你还是生八路哇！告状你得抓住要害，打蛇得打七寸，懂不懂？比如我，跟你一样，也是一个村民，如果你只告村支书、村主任，在省城那就是个笑料。你也看到了，这是多大的世事、多大的场面，七八百万人口啊！在西京人看来，你那乡下昏咒的事，就是死个把人，也都是踩死蚂蚁的碎碎事。何况是半棵树、牙花子，那就是张艺谋电影里那颗蛋的事。当然，你也牵扯到蛋，拍电影演戏还行，告状可不灵。你说说，为甚要到省城来告？”

“把事朝大里闹么。”

“这不就对了。你县委书记是谁？”

“王书记，叫王中石。可我挨了黑打，被抬到县委门口，人家是帮了忙的，把我弄到医院看了病，还天天问候，也让公安局查了。”

“查出来了吗？”

“查出来了我还告？”

“就告他，告王中石！一个县委书记在省城虽然也没啥情况，可毕竟还能提上串。告什么何首乌、南回北归雁，还有什么生（孙）铁锤熟铁锤的，一个烂烂派出所所长、乡镇书记、村干部，在省上这盘棋上，连个大象腿上的跳蚤都不是。说了白说，告了白告，鬼都不理你。不信你明天去喊喊试试，还以为你是精神病呢。”

欧宝财特别能喝，开始还嫌乡里的甘蔗酒味淡，谁知花如屏装的是酒头子，少说让他喝了一斤半。老欧喝得痴疯张张的，反复强调，到省城告状，就得在你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头上摸哩。最后他又骂了一阵老曲、老姚什么的，才噏的一声倒下睡了。甘蔗酒后劲特大，欧宝财后半夜直用手指头抠喉咙呕吐，喊叫头痛得快爆炸了，还日诀他说：“额是身家过亿的富豪，不可能让半棵树、牙花子的蛋事给整……整壮烈了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卫士们将几只箱包装上车，随舒莞屏徒步往沙原走去。白细的沙子上生着刺碱蓬、沙参和茜草，还有一些藤蔓植物。打碗花开得正盛，小菊挺着粉色蕊蕊。稀疏的林木主要是洋槐和桑树，还有少量黑松。鸟儿鸣叫，是黄雀、麻雀和灰喜鹊，还有黑枕黄鹂。婉转的鸣叫使人忘了身处何地，一种久违的情致和场景把人笼罩起来。

在林中转了一会儿，移步街巷。这些岛屋与南岸不同，屋顶的海草更为厚实，也挺拔许多。脚下的石头有一道道辙印，说明这里在久远的年代车辆甚多。而今一眼看去没什么车子和行人，四处静谧。所有临街的窗子既高且小，大概为了抵御海风。

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从巷子蹿出，让人猝不及防。女人三十多岁，头发散乱，双眼很大，目不转睛盯着他们，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她双臂伸到头顶，大力击掌，下身是破烂的布条棉絮，沾满草屑。她一边拍手一边尖叫，一会儿蹲下解溲。他们绕开疯女人。一只大鸟翩翩而至，落到了近处的屋顶，像一块沉沉的白色石头。

往前走了不远，营管和厢车出现了。他们上车。营管介绍：“大人初次来岛，住下便知道快活了。岛上吃物和风习都大不同于南岸。这里女子最为有名，自古就用来进贡。海中珍品多得吃不完。反正只要住上几日，就再也忘不掉了，嗯嗯。”舒莞屏问：“岛上除了研训营，还有别的吗？”“唔，只这个营就够了，副都统以上才能进来。”“研训什么？枪械？”“那倒不是。哈哈呀呀！”

原来大名鼎鼎的研训营只有不多几幢房屋，比渔家草屋宽大许多，由高墙围起，靠近东部巉岩。营内没有开阔的场地，绝非习